

小镇在我的睡眠里

□刘剑波



小镇忆旧

再也没有比睡眠更能让你忘却你所遭受的屈辱、不公平,以及妒忌、霸道、背叛、羞耻、冷漠、悔恨、遗憾、怀疑、窘境、悲惨、挫败、孤独、怅惘、忧伤、不幸、痛苦,还有对飞逝的时光的恐慌,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恐惧。是的,你爬上床,钻进散发着你气味的床单和棉被,你侧躺,蜷起双腿,脖子向前微倾,让柔软的枕头来到你的颈下,眨眼之间,你就会坠入梦乡,在那片仿佛是永恒的黑暗中,你将会忘记一切,所有的一切。你很高兴自己就要忘掉。你以最大的耐心等着。周围的物品——它们仿佛是你身体的一部分——陪着你一起等待: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书桌(它上面的每条纹理犹如你身上的皱纹)、椅子(只有它熟知你身体的重量)、窗帘(它总是神经质地飘拂)、堆在床头柜上的书籍(每一页都留有你的指纹)。等待的过程,你会听到厨房里的冰箱时断时续的马达声,它衰弱而哀伤,就像一个来到死亡边缘的风烛残年的老人。你会听到一辆汽车从门前的马路驶过,它的出现是那样恍惚,犹疑,对人世充满了诘问,它来自史前吗?从很远的地方——也可能从很近的地方——传来语焉不详的窸窣窣窣的脚步声,它是正走向时间尽头的人制造出来的吗?当然,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断裂的声音——世界在断裂,时间在断裂,我们美好的向往在断裂,甚至,我们本身在断裂。

这些声音是对睡眠与梦境的暗示,是提醒你遗忘周遭的一切,是暗示你将进入另一片领域。你将暂时脱离躯体,脱离与你朝夕相处的腿、臀部、手和手臂。你暂时不再需要你的身体和四肢。等你闭上双眼后,你将把它们全部抛在脑后。你在对睡眠进行酝酿,或者动员。通常这个时候你会想象一些美好的事物,虚构或非虚构并不重要。你想象在多年前的某一天,你去远方旅行。一条土路,

天很热,灰尘很多。你走进一间老屋,一位老妇对你笑脸相迎。老妇拿出珍藏的糕点招待你。老屋后面有个凉亭,它有个小尖顶,漆都快掉光了。台阶上面长着杂草。老妇说,多年前,星期天,人们会来这儿演奏乐器。凉亭,一个多么美好的意象,再也没有比它更适合盛放你的睡眠了。

但你一直没有睡着。你放弃了对凉亭的想象。你知道你的思绪又要回到小镇了——你越是刻意回避它,你越是无法绕开。无论你去往哪里,它都横在你前面。你开始回想很多年前的小镇,你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的小镇。多年前小镇的模样已经被时光埋葬了,但它无法从我记忆里消失,相反,随着时光的流逝,它变得越来越清晰。我让自己回到小时候——我是多么喜欢回到小时候啊——我从东街口进入小镇,我看到曹金元挑着一副空水桶从染坊走出来。染坊坐北朝南,进深很大,我无数次从它门口经过,但从未进去过。我从半敞开的大门看到,它的院子很大,晾衣绳上永远晾着染好的布匹。不知为什么,它们永远是靛蓝色的,散发着难闻的味道。我那时很想躲进靛蓝色的布匹里,让粗暴专横的父亲永远找不到我。在我整个童年阶段,阴沉的父亲形象总是让我不寒而栗。我多想躲起来啊——像螃蟹、壁虎、蚯蚓或者蝙蝠那样躲起来,然后等到我长大了再走出来。那时我膀大腰圆,孔武有力,我以睥睨天下的姿势行走在小镇上。

接着,我来到染坊隔壁顾家小店。小店的主人叫顾新荣,他是个五短身材的中年人,整日迷醉于“摸湖”,直至东窗事发。我记得他走在游街的“四类分子”队伍中,他没有戴高帽,也没有剃十字架,他扛着一张紫红色的八仙桌。那张沉重的八仙桌把他压趴了。事实上,当他快趴下来时,就竭尽全力直起来,后来我读西绪弗斯神话,一下就想到了扛着八仙桌的顾新荣。两者不同的是,西绪弗斯的结局成了个谜,而顾新荣很快就倒在了八仙桌底下。那时我对他的女儿顾亚萍——我小学和中学的同学——羡慕极了,因为她

你开始回想很多年前的小镇,你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的小镇。多年前小镇的模样已经被时光埋葬了,但它无法从我记忆里消失。

随时都可以从柜台的糖罐里抓一块薄荷糖放进嘴里。顾家小店是卖杂货的,但柜台上永远摆着一溜玻璃糖罐,每个糖罐里装着一一种糖。我想象着我替代顾亚萍坐在柜台后面,我走马灯似的从糖罐里抓出糖塞进嘴里。因为塞得太多,我的两腮高高地鼓起来了。我发现我喜欢的不是薄荷糖,而是用花花绿绿的糖纸包着的糖,我其实是想把那些漂亮的糖纸积攒起来,然后向我心仪的某位女同学大献殷勤。这个名单可以开出一长串,但排列在首位的通常是一个叫葛福珍的女孩子,当然,有时她也会被陈福秀替换。

再往西就是酱油店。东街上就这一家酱油店,它是我打酱油必去的店。我是多么喜欢打酱油啊,当我拎着酱油瓶向它走去时,我会有进入俗世生活的感觉。每次,家里都给我一角钱,但我会毫不犹豫地落下一分钱。营业员是个大个子中年人,很多孩子叫他“二老老”。二老老油光锃亮的头发整齐地往后梳着,后来我递给他一角钱时,他心照不宣地找给我一分钱。他知道,当我积攒得足够多时,就会走向摆在街心的杂货担,迫不及待地將角票递给周国才,用我觊觎已久的零食安慰我焦虑不堪的味蕾。

倘若这一切仍无法引我入眠,那么我会假想一个能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,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奔向西街。当我弄清他的目的时,我会发现原来他就是我。我的目的地是位于西街剃头店隔壁的食品加工坊,它隶属于商业总局。小镇所有商店出售的各种点心全是从这儿出产的。我想象自己轻盈地飞起来,从屋顶天窗一跃而下。我发现桃酥和麻切竟然用箩筐装着,而桂片糕则垛成了墙,我喜极而泣又忧虑重重——我什么时候才能吃完啊?

假使我仍旧睡不着,我将像郭新明那样围着小镇跑步,我声嘶力竭地喊着“一二一”。我既在祈祷,又是叩问,同时也是在倾诉。后来我朝东街头跑去,我看到我姥娘的房间里还亮着灯,她是在等待我归来吗?我一直朝南跑去,一直跑到招呼站。我一边跑一边伸出手来,看着掌上的星光,那是我命运的图像。后来我在路边的草垛边上停下来。我掏出一个草洞钻进去,然后,在各种遥远、陌生、奇异的东西包围下,安然睡去。



紫琅茶座

人,不论做什么,要想成就一番事业,取得某项成果,必须耐得住寂寞。

寂寞是品

□凌云



人生絮语

寂寞是什么?寂寞是品,是心灵的慎独,是一种不凑热闹、不赶时髦、不追风潮的生活境界和生活方式。在这纷扰喧嚣的社会,太多浮躁撞击心灵,只有胸怀理想、懂得寂寞的人,内心才有一份宁静与坚守。说到陈景润,很多人都知道吧。他对于数学尤其是数论的痴迷已经到了无我的境界。用于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稿纸有几麻袋,常年在自己不到6平方米的房间里废寝忘食地演算。即使在自己病人膏肓的时候,也不忘去突破,终于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成果,至今保持着世界纪录和领先地位。

陈景润的故事说明,人,不论做什么,要想成就一番事业,取得某项成果,必须耐得住寂寞。只有耐得住寂寞,才能扛得住世俗的诱惑,守住心中的执念,把牢成功的缰绳策马前行。

一个人如果有超越常人或不同于常人的理想,那他可能是寂寞的。如果他为了理想而付诸实践,那一定也是寂寞的。“面壁十年图破壁”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”,成功与辉煌是慢慢熬出来的。耐得住寂寞,才能有所成就,未来的你才会与众不同。

耐得住寂寞,首要的是懂得寂寞,敢于接纳寂寞。寂寞这种感觉,你若懂它,它使用最温柔的一面面对你,你若唯恐避之不及,它便会狠狠地吞噬你。而当我们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寂寞,且寂寞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,那人生便由此走向了成熟。真正接纳寂寞、享受寂寞,不是避开车马喧嚣,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。无论身在市尘里、陋巷间,内心清静,都可以感觉到一种空灵悠远的境界。在这种境界中,你可以在想

再神妙迷人的眼睛也只是人体的一部分,不可能抛开其他而单独存在。

画家笔下的眼睛

□杨 谔



兼得斋夜话

画家朋友一下子拿出20多件油画人物供大家欣赏,看得出来,这些画是他积累了多年的精心之作。

古人云:“四体妍蚩,本无关于妙处,传神写照,正在阿堵之中。”阿堵,是指人的眼睛。为求人物生动传神,画家在刻画人物时,一般会在眼睛上下力气,也有因雕琢过度用力过猛,在观赏者眼里人物的“眼睛”几乎要独立于人体之外。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画家,他有一幅《吹笛子的男人》,画中男子双眼圆睁,透光发亮,其他部位如双颊、吹喇叭的嘴以及持笛子的手等,却与那双眼睛无内在关系。是什么吸引了画中人?他是被自己的音乐陶醉了吗?由于那双眼亮而无物,因此欣赏者无从知晓,也无从设想。还有一幅半裸的少女,画中人双目直直地看着远方,很明显这是在画家“指导”下装出来的娇媚,为了强调这双美目,画家给了它无与伦比的突出地位,尽管画面的光影处理得很高明,但那双眼睛仍旧孤立无倚。

俗话说“眼睛是心灵的窗户”,刻画眼睛,再怎么精心、着意都是应该的,但一定要自然,因为再神妙迷人的眼睛也只是人体的一部分,不可能抛开其他而单独存在。一束阳光从窗户里射进来,光柱里尘埃在跳舞,除此之外,一定还有光斑洒在地上、桌上、椅上、书上,余光会使室内变暖变亮。再比如风吹动了一片叶子,叶片在动,叶柄当然也会动,那么长出那叶子的细枝呢?周边的树叶呢?如果画家只关注那片叶子,显然有违常理。画家画人物,最终想表现的并不是“眼睛”,“眼睛”只是表达画家想法的一个环节或通



山清水秀

许丛军摄

冰糖

□王春鸣



花边系马

在吃这件事情上,古人总是不厌其烦。曾经读到宋人王灼的《糖霜谱》,讲冰糖的制法:结蔗为糖霜,糖霜就是冰糖。新春里开始制作,直到五月才变成冰糖。但是为了那一口甜,等多久都行。

将煎过的蔗糖水入瓮,瓮中插上编竹,……“两日后,瓮面如粥文,染指视之如细沙。上元后结成小块或缀竹梢如粟穗,渐次增大如豆,至如指节,甚者成座如假山,俗谓果子结实。至五月春生夏长之气已备,不复增大,乃沥乾,过初伏不沥则化为水。……瓮四周循环连缀生者曰瓮鉴,颗层出如崖洞间钟乳。一瓮中品色亦自不同,堆叠如假山者为上;团枝次之,瓮鉴次之,小颗块次之,沙脚为下。”所以我每回逛超市,都想买紫色的冰糖,这么多年,从未觅得。所以我总怀疑,我吃到的甜,不是最好的甜。

不过最好的甜,二十年前我曾在一个人的乱齿间见过。他样样都好,就是太严肃,我问他为什么不笑,他说小时候奶奶溺爱他,总是往他嘴里放冰糖,嚼着嚼着,牙齿就长乱了,所以人前总是不笑。回想起来,果然他难得的笑容,都是很甜的,而那可牙齿,也如王

灼形容的“瓮鉴”。

我没有见过我的奶奶,我出生之前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,所以我的牙齿很好。但是偶尔也吃到过冰糖,咳嗽的时候,父亲会从镇上药店里买一小包回来。黄冰糖落在嘴里的感觉,就像一颗星星降临,而我可以嚼碎它。食物匮乏的童年,五味和五感都非常分明,我和写了“远寄蔗霜知有味,胜于崔浩水精盐”的黄帝坚一样,喜欢甜和咸,喜欢冰块、星星、月光和银子,而一块冰糖,兼有这些。

童年的深夜里,常常被照到白纱帐子上的月光召唤,起来坐在桑木门槛上,才发现月色并不明朗,听呢喃的虫语,梦呓般的狗吠,看生出暗影的绿色植物,觉得它们都是苦的,苦从来不是透明的,总是和黑暗连在一起……幸亏星星冰糖一样,稀稀落落撒了满天。骑坐在门槛上,好像骑在一匹马上,敲一敲马鞍,就掉下来几个星星,琥珀色是冰糖味的,蓝色是盐冰棒冰味的。

其实只有孩子才会单独吃冰糖,更多的时候,冰糖只是佐料而已。就是我爸爸买回来,也不是直接给我吃的,要贝母和雪梨炖了,才有药效。后来我开始操持一家人的饭菜,做菜的时候也喜欢用冰糖,白糖和红糖遇水遇热即溶,总觉得它们是消失,而不是像冰糖一样随着文火钻进东坡肉的肌理,多棱多边形晶体逐渐幻灭,慢慢消磨,逼出肉里的鲜甜,这才是对美味的召唤。如果孩子就在旁边的桌上写作业,我会觉得特别幸福,有一回

看见他是在做立体几何,黄金矩形分割交叉拼接,然后证明它变成了一个二十面体,再求表面积。莫名地觉得,这是一条和冰糖有关的题目。

冰糖之所以和别的糖不同,就是因为它的甜蜜包裹在坚硬里,想要融化它不容易,你既要热烈,又要长久。于是毛躁的我,学会了慢慢地,一件一件地做事情。

用一排玻璃罐子来放调味料,其他的都是草草写一个名字。只有冰糖,我学着古巴比伦人,在罐子上给它画了一个五芒星,据说这样就可以保鲜。(冰箱哭了)我觉得五芒星的形状,也和冰糖有关。

很容易理解自己为什么偏爱甜,你看任何一个啼哭的孩子,你只要往他嘴里塞一小块糖,世界就晴朗了。其他酸苦辣咸都不行。这样过了很多年,现在已经是不能吃糖的年纪,然而忧虑和沉思不比从前少。于是我就用玻璃杯倒一杯冷开水,放一块多晶冰糖下去,就好像囚禁了一小块天空。真正的天空里有一个月亮和无数星星,风很大,大得把我头盖骨都掀掉了,它们却一个个岿然不动。冰糖在冷水里是不会融化的,我就一口一口喝着这样的水。人到中年仍然有漫长的时间,却没有了热烈。“唱尽阳关无限叠,半杯松叶冻颇繁。”李商隐用水晶杯喝着松叶酒,一遍遍听阳关曲的心境,大约也就是这样吧。

世界曾用冰糖和月光给我写了一封信,所以我才来到人间。我慢慢地谈,满纸飞花,春天荡漾其中。然而生活难道不是一场火火?那些甜甜的棱角和光晕,一点点消失在光阴里。